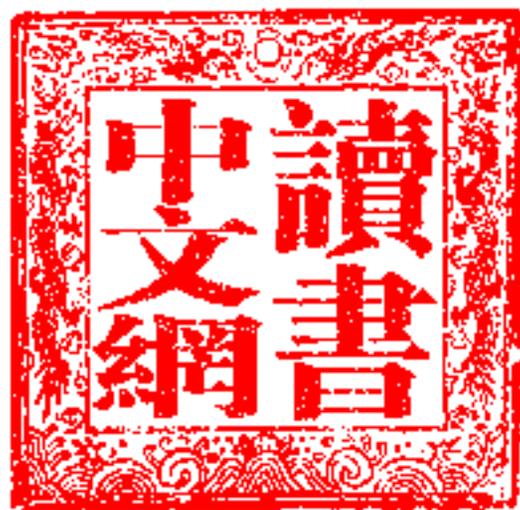


說部常識



上海東書局印行

說

部

常

識

說部常識提要

小說可以廣見聞。資考證。助勸戒。其有功於社會者非
尠。故於子部中提出另編一集焉。本書關於小說之起
源。及其流派與種類。既已詳言之。又凡有名之著作。皆
爲述其緣起。標其作法。以資讀者之取舍。並論近代小
說家之趨勢。與研究小說之方法。爲初學勉焉。



既 部 考 驗 提 要

說部常識目次

第一章 總說

- 第一節 小說之意義及其價值……………一
 - 第二節 小說之起源……………三
 - 第三節 小說發達遲緩之原因……………五
 - 第四節 小說之類別……………六
 - 第五節 小說與傳奇彈詞……………一二
 - 第六節 小說與戲劇……………一三
- ## 第二章 列代小說之變遷
- 第一節 周秦時之小說……………一五
 - 第二節 兩漢時之小說……………三〇

第三節	六朝時之小說	三九
第四節	唐代之小說	四五
第五節	宋代之小說	六四
第六節	元代之小說	七〇
第七節	明代之小說	七七
第八節	清代之小說	八一
第九節	近代小說之趨勢	九二
第二章	研究小說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小說之要點	九七
第二節	作小說之方法	一〇一
第三節	重要之小說書籍	一〇六

說部常識

第一章 總說

吳江 徐敬修編著

第一節 小說之意義及其價值

說部二字，卽小說總彙之名稱。按小說屬子部，考其起原，由來甚遠；莊子曰：「齊諧者，志怪者也。」又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夫所謂「齊諧」「小言」者，卽小說之意也。然在周秦之際，雖有一寓言一及神怪之小說，仍不以小說名之。至於東漢，劉歆校書，定爲七略，始有小說之名，列小說於諸子略中；其言曰：「小說家者流，蓋出自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

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是小說二字之由來也。

按細米爲稗，稗官者，采街談巷語，用以觀政治之得失，是與周代採詩之官，取各國之俚謠以察民風，而爲王者敷政布教之一助，實無異也。由此可知小說之爲用，上之則可以供王者知政治得失之參攷，而在下實爲平民之喉舌，社會教育之利器；有轉移世道人心之能力也。蓋小說者，文章之有實用，所以褒貶人事，宣達抱負者也。是故凡國家，社會，家庭間可歌可泣之事，以及箇人遭際不遇，牢騷憤惋之談，無一不可寫之爲小說，而發舒其懷抱；故小說者：社會心理，風俗習慣之寫真；政治罪惡，戰爭殺人之照片。一方面有轉移風化，改造社會之潛勢力；一方面有攻擊政治，撒播革命種子之大手腕。且小說

之傳佈，極普遍而極迅速，其印入人心，又極深刻而極久遠，是以在文學上佔極高之位置，而爲表演人類真正思想之利器也。夫小說何以能具如是神奇而偉大之價值乎？則以小說者，一時代之政治禮教民情風俗之代表，而作者除真境以外，更必有美的藝術以副之，故小說者，真的，美的，無束縛的，含有普遍性的，無聲律格調之拘縛，而包含「德謨克拉西」之精神；既足以代表人類真正之思想，又足以發揮人類高尚之理想，而造成新人生觀也。

第二節 小說之起源

考小說之起原，遠在周代以前，如易言載鬼一車，小狐汔濟，春秋記隕石退鷁神降石言，卽後世談鬼說怪「神話小說」之權輿，詩經之桑中濮上感悅驚靡，卽後世佳人才子「言情小說」之濫觴。成康以後，經春

秋以至戰國，諸子學說，風飄雲起，各以其宏豁之意志，高超之懷思，發爲文辭，文學上之思想，極爲進步，小說亦遂于此時發展；然當時之思想，總括觀之，可分四派：一曰鄒魯派，標榜仁義，孔孟其代表也；一曰陳宋派（卽荆楚派）以虛無爲旨，老莊其代表也；一曰燕齊派，務迂怪之談，騶衍其代表也；一曰鄭衛派（卽三晉派）唱導法術，申商其代表也。總四派觀之，鄒魯派爲儒家，鄭衛派爲法家，其文字之屬小說者較少；若荆楚派，則其文字，十之八九似小說之體裁；然當時所謂小說，不過「寓言」與「神話」兩種而已。至於漢武帝時，有方士虞初者，著虞初周說，爲後世小說之祖，然其體例，則皆爲談神說怪之雜記短篇耳。隋唐之時，盛行「傳奇小說」，（卽記一人一事之別傳體）及乎宋元之時，始有章回長篇小說產生，吾

國小說界之局面，爲之一變。明清以來，更有散文及駢文長篇，至於今日，則益蔚然可觀，而占文學上重要之位置矣。

第三節 小說發達遲緩之原因

上自先秦，下至宋代，讀文學之歷史者，無不興起一異樣之感情，則以在此時期中，文學上未嘗提及小說二字故也。夫小說之產物，其所以寂寥而又遲遲者，是何故歟？蓋自周秦而後，北方思想，純乎束縛於儒教勢力之下，且自漢武定儒家于一尊，于是思想益形束縛，小說界遂無發展之機會；故當時對於小說之著作，常存鄙視不屑之觀；作者於是，亦莫不以末技小道自居。蓋儒者之目光，以文章爲經國之偉事，而於小說，則視若塵芥而不足重，甚且目爲敗壞風俗之害物也。北方思想，既束縛於儒教勢力之下，使小說不適於生產，而素稱富贍

之南方思想，亦因而受其影響，小說無由而發達。就元朝以降發達之小說戲曲觀之，其爲北方思想之所繫縛，而鎔鑄於儒教範圍之內，尙可得而考察也。總之前代文學，每務爲高深，學者惟知研經，菲史，以爲急務；而于通俗文學之小說，則反忽焉不重。至宋仁宗時，日命羣臣進講一奇異之事以爲娛樂，頭回之後，繼以話說，于是小說乃形發達；又以宋儒語錄都用白話，至於元代，朝廷上下文告，詞多鄙俚，通俗文學，適於發達，於是小說遂行勃興。然自周秦至元，歷三千餘年之久，始行昌明，其進步之跡象，得不謂之遲緩也歟？

第四節 小說之類別

四庫全書，分小說爲三類：凡敘述舊聞者曰「雜事類」，如西京雜記，世說新語等是也；凡記錄神怪者曰「異聞類」，如神異經，海內十

洲記等是也；凡綴輯瑣屑者曰「瑣語類」，如博物志，述異記等是也。然此等分類方法，尙不免含混；蓋以我國小說，隨時代而變遷，種類至爲繁複，茲分別述之于下：

(一)就派別方面言

1.理想派 此派可分「神話」與「寓言」兩種：「神話小說」爲民族文化最初發展期之特徵，不受實際經驗之拘束，雖屬荒誕不經，然能使人抱奮鬥主義，具創造精神，凡一切理想事物，皆以求實現爲目的者也；今之武俠冒險小說，卽由此脫胎而來也。「寓言小說」，爲一種想像之時象對話，有教訓世人之意，然其價值，較直接教訓爲深且大；此外尙有一種專以娛樂爲目的者，亦有寄託自己理想者；如桃花源記，捕蛇者說，以及林紓所譯之海外軒渠錄，皆

「寓言小說」也。

2. 寫實派 此派小說，實爲史外餘談，足補實錄之所不及，惟以所舉事實，或真僞參半，或全屬子虛，或影射當世，從未有信筆直書其事者，是以只能作小說觀，而不能以歷史稱之也。如三國志，水滸傳，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皆是也。

(二)就文體方面言

1. 紀載體 此類小說，在我國小說進程中，占據時間最長，自周秦以至宋初，幾全乎此種體例，無論爲異聞，爲雜事，爲瑣語，爲別傳，皆用此種體例也。

2. 章回體 此種體例，始於宋代，而盛於元時，蓋有統系之紀載小說也；其與紀載體不同者，卽分回目以敘事，而每回目必用七字標

題，如三國志，西遊記，金瓶梅等，卽此體也。

3. 詩歌體 此種體例，卽長短之記事詩，而爲「傳奇」「彈詞」「開山之祖也」。如孔雀東南飛，上山採蘼蕪，木蘭辭等古詩，皆是也。

(三)就篇幅方面言

1.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卽完完全全記一事，寫一人，原原本本，全局描寫出來；此種小說，我國發生最遲，蓋直至宋元時「章回小說」發生，始有此種長篇小說，其後更有散文長篇（如碎琴樓，黃金崇）及駢文長篇，（如燕山外史）亦有半駢半散者。（如玉梨魂，雪鴻淚史。）

2. 短篇小說 短篇小說者，在文學方面，係用最經濟之手筆，在描寫方面，係取最精采之一段；換言之，卽取人生片段之事實，以

爲全體之代表，而使人充分滿意，不覺其有截頭截腳之處。此類小說，我國於子書中，往往有之，而真正發展之時期，乃在近數年之間。

(四)就文字方面言

(甲)就語法而言

1. 文言小說 自周秦以至宋初，皆爲文言小說；然繼續不斷，以至於今，猶極通行也。

2. 白話小說 白話小說，始于元時，如水滸傳，卽白話小說也。然明清以來，小說仍多文言作品，直至民國五六年間，此類小說，始漸通行，而日漸發達焉。

(乙)就辭句而言

1. 散文小說 散文小說，乃包括我國小說之大部分，無論長篇，短篇，神話，寓言，莫不屬於此類也。

2. 韻文小說 韻文小說，包括「駢文」「詩歌」「傳奇」「彈詞」四種，然作品極少，今日已不十分通行，作者亦少，蓋此類作品，非小說中之重要部分也。

上述四類，不過就形色與實質上兩方面分別言之耳；若欲就其內容事實分別言之，則有「政治」「歷史」「社會」「家庭」「教育」「倫理」「軍事」「冒險」「偵探」「義俠」「神怪」「滑稽」「言情」「寓言」「科學」「黑幕」等小說，種類更爲繁複矣。惟攷我國小說發達之跡象，則由「寓言」「神話」，而「異聞」「瑣語」，而「雜事」「別傳」，而「章回長篇」，而「散文」或「駢文長篇」，而「黑幕秘史」，而「白話短篇

，「錯綜旁午，隨時代之好尚而變遷，未可劃然分清，執一而論也。」

第五節 小說與傳奇彈詞

唐人單篇小說，專述一事之本末者，亦稱「傳奇」，如裴劍有「傳奇」三卷，所謂「傳奇」三卷，其實皆小說也。宋元以後，始專屬之「院本」。按「院本」亦名「雜劇」，即「元曲」是也。其體例與小說微有不同，蓋取法于「演義小說」之體，而又加之以詞曲。元曲選中，所收至夥。惟當時「院本雜劇」以四齣爲度，曲亦四折；其後往往有四五十折，多于「雜劇」十數倍，其韻脚亦可屢換。於是名前者爲「雜劇」，而別後者爲「傳奇」。如喬孟符之金錢記，揚州夢，玉簫女，鄭德輝之倩女離魂，王粲登樓，儂梅香，皆「雜劇」也。如董解元之絃索西廂，（絃索調名，始于金，一人彈琵琶念唱故名。）高則誠

之琵琶記，阮大鍼之燕子箋，洪昉思之長生殿，皆「傳奇」也。總之小說專記事實，只可閱讀，傳奇則除說白（說白即從演義變化而來）以外，更有可唱之曲，亦有不僅可唱，且可扮演者，蓋類乎「戲劇」之脚本矣。

「彈詞」亦類乎章回之小說，自「傳奇」變例而出也。董解元西廂記之事實，名曰西廂撈彈詞，「彈詞」之名，即始于此。而彈詞最初之本，則爲玉釧緣，清嘉慶時有刊本，其餘如天雨花，再生緣，鳳雙飛，三笑姻緣，描金鳳，雙珠鳳，珍珠塔，皆清代末葉風行之彈詞，在下等社會，有極大之勢力也。惟書中所記，大半爲蕩子淫娃之事，千篇一律，無甚價值，提倡改革，不容緩矣。

第六節 小說與戲劇

小說與戲劇，雖同占文學上重要之位置，而紀載事實，亦不能謂其迥乎不同；然細辨之，彼此實有不相同之點甚多，茲分述之于下：

(一)範圍不同 小說之取材，全憑乎作者想像之所及，空間，時間，地點，三者，毫無拘束，主角亦可較多，只須使人易辨其誰為重心耳。戲劇取材，極為謹嚴，故範圍較小說為狹，且須確守三一律，（時間，地點，做態）如一幕只一布景或數布景，一布景只能代表一地，一劇亦不過三四小時；時間空間，極有限制，遠不如小說之可以自由也。又如劇中之角色，主角亦不宜過多，以防淆亂觀者之耳目，致戲劇之中心點無由表現也。

(二)描寫不同 小說描寫事實，毫無拘束，如風景，如實物，如各人之心理，均可全憑理想而說出。至若戲劇，則智慧之運用，口辯之調

劑，均須由對語以表現出之，其他風景實物，則又須恃平佈景，處處均須有實際的代表；且小說之描寫可靜，而戲劇則須動也。

(三)篇幅不同 小說因人之創作能力不同，可隨意長短，事實繁簡，亦可由作者意志而定。至若戲劇，則須實地表現于舞臺之上，篇幅不宜過長，務令觀者有興趣，又有耐人尋味之處，長短須恰到好處；（普通以二三小時為最佳）蓋小說為供私人之玩讀，而戲劇則供公眾之觀賞，須實際表現者也。

以上三層，為小說與戲劇不同點之最顯著者，其餘相異之處尚多，惟皆屬於戲劇之範圍，非本書所當一一論列者也。

第二章 歷代小說之變遷

第一節 周秦時之小說

周秦之時，我國小說，僅初萌芽，論其種類，不過寓言與神話兩種；至其發生之原因，則以當時之說客方士，皆逞其迂誕怪異之論，荒唐無稽之談，海市蜃樓，指爲實景，如騶衍，騶奭，田駢之徒，韓當，盧生，徐市之輩，先後繼起，故黃帝神仙之事，伊尹烹割之說，百里奚自鬻之言，齊諧志怪之書，風行於當世，上至朝廷，下至閭巷，無不爭相傳說，蓋好奇之心，人所同然也。且周室自東遷以後，學術思想，日益解放，是以春秋戰國之際，諸子百家，各以其學說主張，演繹爲文，發表於世，或託之爲神怪，或寄之於寓言，妙語百出，莊詼並用，冀有以震驚時人之耳目，其用心蓋至深遠焉；就中若莊子，若列子，若韓非，以及其他各家，凡所著述，殆無一不有合乎短篇小說之材料，茲分別述之于下：

（一）山海經 是書不知爲何人所撰，或謂大禹所作，或謂伯益所作，莫可得而攷焉；總之是書大約爲周秦時之雜書，而後人所附益而成也。故漢書藝文志列於刑法家之中，隋書以下，改入地理書之中，四庫全書提要，始提出入於小說家之部。其中神話傳說之最有名者，則爲崑崙山與西王母，茲錄之於下：

1. 崑崙山

「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西山經）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闢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

能上岡之巖。」海內四經

「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

立崑崙上。」海內四經

此關於崑崙山之記述也。其實崑崙山不過一西北之名山耳；自列子及穆天子傳中，記周穆王駕八駿而周遊天下，至崑崙之阿，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於是崑崙山遂成爲天國矣。

2. 西王母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西山經

「蛇巫之山，上有人操杯而東向立，一曰龜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北。」海內北經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大荒西經

此關於西王母之記載也。然自穆天子傳中，記載周穆王與西王母相遇之事，及漢武內傳中記載武帝迎西王母于宮中之事，乃以西王母爲神仙爲美人矣。

總之山海經一書，爲後世神話小說之先驅，如穆天子傳，爲繼山海經而起之書，而漢武內傳神異經二書，亦由山海經脫化而出也。

二、孟子 孟子爲儒家，其所著孟子七篇，雖不可以小說目之，然唐人之雜說體，皆脫胎於孟子，宋吳氏林下偶談云。「孟子七篇，不特

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蓋倣于此也。一夫以標榜仁義鄒魯派之孟子，而其文尙不能離小說之體裁，于此可見小說之澤于人心也深矣。茲錄齊人乞墦篇于下：

齊人乞墦篇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返。其妻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返，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

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按此篇文字，乃一篇絕妙之社會小說，含諷世之意，構思極爲深刻也，

(三) 莊子 莊子名周，蒙人，其學本老子，故其所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爲寓意文字，其中如鯤鵬之寓言，姑射之神人，蝸角之爭，郢人堊漫鼻端，則尤爲類似神話之小說，茲錄之于下：

1. 鯤鵬之寓言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類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

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2. 姑射之神人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3. 蝸角之爭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4. 郢人堊漫鼻端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願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

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四)列子 列禦寇鄭人，學本黃老，所作列子八篇，雖係後人僞託，然其寓意寄託，極爲深奧；其中如龍伯國之大人愚公移山……等，頗似小說中之神話。茲錄之于下：

1. 龍伯國之大人

「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

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以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隄，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2.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

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五) 韓非子 韓非，韓之公子也。喜刑名之學，遂爲法家。然其所著文字，如說林篇中，頗多類似寓言小說，茲錄二節于下：

1. 不死之藥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殺藥也，是客欺

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2. 三蟲相訟

「三蟲相與訟；一蟲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蟲曰：「爭肥饒之地。」一蟲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彘臠。人乃弗殺。」

(六) 淳于髡 淳于髡爲燕齊派中之滑稽者流，是派之人，好爲空疎迂怪之談，寓深意于滑稽諧說之中，故其文字，頗似小說家言。左傳國策其遺說尙有片段存留。茲錄淳于髡諷齊威王篇于下，蓋可作滑稽短篇小說讀也。

淳于髡諷齊威王篇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使趙請救兵，齎金百斤

，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
「淳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
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
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一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
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
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以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
引兵而去。」

上所述者，均爲周秦諸子含有小說意味之著作；若按漢書藝文志觀之，所列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其中關於周秦時之小說書，則有九家。茲錄之于下：

伊尹說二十七篇 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 後世所加。（按鬻熊周初人，爲創作小說之鼻祖）

周考七十六篇 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 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 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

務成子十一篇 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 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天乙三篇 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 迂誕依託。

上列各家，均爲彙集上代傳說之書，迂怪淺薄，蓋多出於後人之假託也。總之此時期之小說，以「神話」及「寓言」爲主；此外則尙有一「詩歌」一類，三百篇中，頗有類似詩歌體之短篇小說者；此周秦時小

說之大概情形也。

第二節 兩漢時之小說

班固漢書藝文志列小說十五家，其關於漢代之小說，則有五家焉：

封禪方說十八篇 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 武帝時。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爲未央之術。」

臣壽周紀七篇 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武帝時人，其說以周書爲本。

蓋漢自武帝好滑稽無實之談，于是小說大盛。然攷炎漢一代，所有小

說，多爲神仙怪異之作，而「寓言小說」一則殊不多覩；蓋以時君世主，好聽方士神仙之說，與夫長生不老之談，是以談神說鬼之短篇雜記，獨見其多也。

漢自文景以來，國內承平無事，人民閒暇，於是漸習於奢侈；至於武帝，宮闈之中，驕奢淫逸，於是描寫女性之文字，言情誌豔之雜記，遂應運而生，開後世「誌豔小說」之源泉。

除上述「神怪」「誌豔」以外，尙有「雜記」一類，茲分述之于下：

(一) 神怪類 此類小說，可分「神話」及「怪異」兩種。

1.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虞初，河南洛陽人，方士也。武帝好神仙之說，重用方士，虞初遂以方士侍郎，號「黃衣使者」，小說家之始祖也。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蓋虞初於武帝之時，巡行

陝甘一帶，集錄神仙怪異之傳說，而成此神話之小說。

2. 洞冥記四卷

後漢郭憲子橫撰，其自序云：「漢武明雋特異之主，

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故曰洞冥。」又有拾遺一卷，則已佚。全書皆零聞瑣語，共五十八則，四卷非全書也；且又殊拙劣，多怪誕不經之談，其中記洞冥草一則云：「……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食此草，于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爲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沈。」全書內容，均與海內十洲記無異，要皆爲後人附會之作品也。」

以上「怪異類」

3. 海內十洲記一卷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班固贊言：「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兒童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所謂十洲者；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是也。漢武帝既聞西王母說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出漢武內傳）知東方朔爲異人，延之曲室，問以十洲之所在與其物產，朔因就其所知，舉海內十洲及滄海島與夫方丈洲，扶桑，蓬丘，崑崙之位置與其物產，記之以成是書。蓋此乃繼漢武內傳，漢武故事之書也。然全書之中，對於武帝，不稱上而逕稱漢武帝，則此書爲後世所僞託，可以知矣。

4. 神異經一卷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此書內容，全脫胎於山海經，文辭華麗，似爲六朝人手筆，其中述四荒之事，奇言怪語，極爲荒誕，如東荒經中記東王公與玉女投壺，中荒經中記不孝鳥，均爲淺顯神話，而寓教訓之意，如記不孝鳥云：「不孝鳥狀如人身。犬毛，有齒，豬牙，額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鳥上有文曰不道，左脅有文曰愛夫，右脅有文曰憐婦，故天立此異界以顯忠孝也。」

5. 漢武內傳一卷 舊本題漢班固撰。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彪之子也。書中記七月七日武帝迎西王母於大殿。王母自設天廚，與武帝共食；更遣侍女郭密香迎上元夫人。後帝從王母受五嶽真形圖，又從上元夫人受六甲靈飛十二事之祕傳。文辭典雅，似可斷爲六朝人

筆墨，如寫西王母，筆墨極爲豔麗，真乃天上神仙，與山海經中之鬼物異形，迥乎不同矣。此書之由來，蓋以史記中如孝武本紀，封禪書，漢書中如郊祀志，均有關於神仙怪異之記錄，後人因以掇拾成書，託爲班固所撰，（或斷爲齊王儉撰）故隋書經籍志中，雖有此書之名，而未言何人所撰也。

以上「神話類」

(二) 誌豔類

1. 雜事祕辛一卷 不著撰人姓氏。此爲記錄後漢桓帝懿德皇后被選入宮，册立之次第。后名瑩，大將軍梁商之女也。書中記朝廷命吳妯臨梁商之第，入女瑩燕處，而檢其身體一節，摩畫幽隱，委曲盡致，爲道學先生所不敢言者，蓋其穢褻，殆無出其右矣。所謂「雜事

「者，乃記錄漢宮中之雜事也。」「祕」者，祕密之書也。」「辛」者，卷帙之號數也。按是書四庫全書提要曾攷證其爲明楊慎升庵所作，文筆模仿史，漢，故頗似漢人筆墨也。

2. 飛燕外傳一卷 舊本題漢伶立撰。書中記漢成帝皇后趙飛燕，與其妹合德爭寵之事。但宮闈中媒孽之狀，決不能原原本本，一一寫出，此書要可定爲六朝時人之筆墨；且伶立之名，爲史上所不見，其自序中，謂字子于，潞水人，相淮南王，趙后之事，卽由其妾樊通德所輾轉傳來，要皆後人僞託之辭也。（相傳爲宋人僞造）書中爲後世所用之典實，有「禍水滅火」及「溫柔鄉」之類，茲錄之于下：

「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嬖計，爲后別開遠條館

，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令嫵諷后曰：「上久
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耶？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嫵計，
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
嫵曰：「我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三) 雜記類

I. 漢武故事二卷 舊本題漢班固撰。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後云：「漢武
故事王儉造。」要之此書爲六朝間人，本於史，漢所載，而託名於
班固耳。書中典實，如「金屋藏嬌」，後世多運用之。至書中之情
節，則不外漢武帝宮中之逸事遺聞耳。其關於「金屋藏嬌」之一段
云：

「武帝幼時爲膠東王時，叔母之長公主，抱王于膝。問兒欲得婦否

？指左右之美人，皆不當其意。公主因指其女阿嬌，問以好否？王笑謂若得阿嬌爲婦，當作金屋貯之。」

此外如漢劉歆所撰之西京雜記二卷，趙華所撰之吳越春秋六卷，袁康所撰之越絕書十五卷，書中所載，均爲小說之記事，而吳越春秋及越絕書，頗似後世演義體之一軍事小說，「書中所記爲吳越興亡之事實，其中如伍子胥渡江，風胡子說劍，處女試劍，老人化猿，公孫聖三呼三應等事，頗有小說之價值也。西京雜記爲記武帝時事，或謂班固撰，或謂梁吳均撰，唐志謂葛洪撰，莫可得考矣。

以上所述者，皆漢代小說之書，惟班固所錄，僅有五家，則其餘諸書，要皆爲魏晉時人所僞託，或得諸傳聞，或見諸史書，掇拾片段事實，略加點竄，演繹成書，託爲前人所撰，此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第三節 六朝時之小說

魏晉以來，小說之著作，雖漸發達，然仍不出乎「神怪」之範圍，談鬼說怪，事極荒誕；又以受佛教之影響，於是小說之中，亦浸染釋氏之思想，輪迴再生之說，茲悲救苦之談，降妖服怪之奇術，妖精化人之異聞，遂屢見於小說之中。且其文辭，大都豐豔縟麗，娓娓可誦，尤足見六朝小說之特色，茲分述之于下：

1. 搜神記八卷 舊本題晉干寶撰。寶，東晉時人，元帝時爲「著作郎」。著晉紀，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所著搜神記，後世「志怪小說」所取法也。津逮祕書所收，分爲二十卷；漢魏叢書本僅有八卷，要非原撰可知。然事實古雅，文筆簡潔，蓋佳構也。先是寶父有寵婢，而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推婢于墓中，時寶兄弟年尙幼，不知

也。十餘年後，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而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預言事之吉凶，無不驗也。又寶兄嘗病，亦氣絕而復甦，自言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其死也。寶見此不可思議之事，遂感而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而作搜神記二十卷，以示劉惔，惔爲之作序以陳其志。並稱之曰「鬼之董狐。」書中所記，如燕惠王墓上之狐狸，化二少年以試司空張華之才學；豚精化女，入李汾書房中以通慇懃；終南山道士徐啓立過王大夫之宅門，見怨氣亙天，爲祓其殺養女金英之宿世冤讎；李楚賓射殺怪禽，以除董元範之患；張安儒死，有胡女鬼來尋而飲安儒之屍與酒；凡此種種怪異之事，莫不言之津津；其後明瞿佑之剪燈新話，清蒲松齡之聊齋志異，蓋皆取法于此也。

2. 搜神後記二卷 晉陶潛撰。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嘗爲彭澤令，賦歸去來辭，又嘗撰桃花源記一文，極爲著名，蓋我國中古時代有名之短篇小說也。搜神後記，事皆簡短，殊尠興味，似爲後人假託。津逮祕書本有十卷，漢魏叢書及唐宋叢書中，均爲片段之記錄，蓋已莫可攷矣。

3. 拾遺記十卷 秦王嘉撰。嘉字子年，苻秦之方士也。拾遺記中前九卷，載伏羲以來異事，前世奇詭之說，於周穆王，燕昭王，秦始皇特爲之立傳。其第十卷則載崑崙山蓬萊山等之傳說；如言崑崙山，則曰：「崑崙山者，西方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按須彌山乃佛家語，可知當時小說，已雜入釋氏之思想矣。全書模倣郭憲之洞冥記，其中最出色之文字，則爲帝子與皇娥讌戲（少昊）

及薛靈芸之入內（魏）頗膾炙人口。是書在當時已散逸不完，今所傳者，乃梁蕭綺綴拾殘缺而敘錄者也。

4. 殷芸小說十卷 宋殷芸撰。述秦漢以來雜事，至宋初止，蓋於諸史傳記中鈔集。或稱商芸者，避時君諱也。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非也。

5. 異苑十卷 宋劉敬叔撰。書中專錄神怪荒誕之說，無精采之處。

6. 稽神異苑十卷 南齊焦度撰。雜編傳記鬼神變化，及草木禽獸妖怪譎詭之事。按焦度南安氏人也。質訥朴慧，以勇力事高帝，決不能著書；又卒于建元四年，而所紀有梁天監中事，必非也。唐志有焦路窮神祕苑十卷，豈卽此書而相傳之訛歟？

7. 述異記二卷 舊本題梁任昉撰。昉家藏書三萬卷，天監中，採輯前

世之事，纂新述異，皆時所未聞，將以資後來屬文之用，亦博物之意。唐志以爲祖同所作誤也。四庫全書提要謂「其文冗長，大抵剽剽諸小說而成。」一疑其爲後人所僞託。持之亦頗有理也。

8. 續齊諧記一卷 梁吳均撰。齊諧志怪，本莊子語也。唐志有東陽無疑齊諧志，今不傳，此書殆續之者歟？

9. 北齊還冤志一卷 隋顏之推撰。之推本梁人，仕于北齊，以至于隋。是書本有三卷，今漢魏叢書中祇錄其一卷。文辭頗古雅，書中上自春秋，下至晉宋，舉報應鑑戒之事，以闡明其因果之理；蓋之推篤信佛學，故其所著，都爲佛家言也。

10. 世說新語十卷 宋劉義慶撰。義慶採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分三十八門。今本凡六卷，三十六門，其中頗多小說資料。

11. 華陽國志十二卷 晉常璩撰。華陽，梁地也。記漢以來巴蜀地理風俗人物，及公孫述，劉焉，劉璋，先後主，以及李特等事迹，末卷爲序志，肇自開關，終乎永和三年，內中小說之資料頗多，是書或云有二十卷。

12. 荆楚歲時記四卷 梁宗慍撰。其序云：「傅元之朝會，杜篤之上巳，安仁秋興之敘，君道娛嬉之述，其屬辭則已洽，其比事則未弘，率爲小說，以錄荆楚歲時之風物，故事，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餘事。」

除上述外，如曹毗之續杜蘭香歌詩，祖台之之志怪，（今已不傳）葛洪之神仙傳，釋慧皎之高僧傳，張華之博物志，列異傳，皇甫謐之高士傳，列女傳，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劉義慶之幽明錄，邯鄲淳之笑林，

以及枕中書，金樓子，佛國記，水經注，斐子語林，冥祥記，漢中士女志，梓潼士女志，均有絕好之小說資料，學者亦可一一流覽也。

第四節 唐代之小說

唐代小說，亦甚發達，文辭既極典麗，而又極饒風韻，且凡所記載，都爲一人一事之珍聞奇談，或爲豔情，或爲劍俠，或爲神仙怪異，或爲宮闈逸聞，要皆爲「傳奇」之體裁，而具一唱三歎之妙也。洪容齋曰：「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是則唐代小說之見重于世，可以知矣。茲分述于下：

(一) 歷史類

1. 海山記 唐韓偓撰。偓字至堯，萬年人。是書述隋煬帝初卽位之情

事，及起建西苑于長安，營造離宮于江都，與夫晚年遭弑戮之禍，原原本本，極有條理，惟文辭鄙俚，似非唐人手筆，且於煬帝沙龍舟于西苑中之五湖，而作望江南詞八闋，（望江南詞始于晚唐李德裕）至堯時尙無此體，則爲後人所僞撰，可決然無疑；或謂係宋人依託之作也。

2. 迷樓記 唐韓偓撰。書中記煬帝晚年淫荒之事，命巧匠項昇建雅致之宮殿；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楯，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戶，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棟下，玉獸蹲于戶傍，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無比，誤入其中，終日不出。煬帝見之大喜，以爲真仙入遊其中，亦當自迷，因名之曰迷樓。閣中又懸士女會合之圖，淫樂之事，描寫盡致，而書中又處處暗示

衰亡之兆，洵有心人筆墨也。

3. 開河記 唐韓偓撰。是書爲記煬帝命麻叔謀等開鑿運河之事。書中多述工人于開鑿時，掘前人之陵墓，而發見種種奇怪之跡，與前述二書專載淫荒之事，則又不同矣。

4. 李衛公傳 無名氏撰。此記李靖事也。靖于微賤時，曾狩獵山中，旁暮迷失道路，因就燈火之處以求投宿，及至則爲朱門白壁之大宅，蓋龍王之家也；時龍王方出，龍母留之，款待甚殷，及靖告辭欲去，復餽以二奴：一奴出自東廊，儀容和好，有怡怡之色；一奴出自西廊，氣概軒昂，有憤怒之容。靖乃乞其怒者以共出，行不數武，則邸宅已不可見，奴影亦滅，乃獨自覓路而歸。後靖從李世民居兵，屢立戰功，奉爲大將，而終不能爲相者，則以不取東廊奴之

故也。書中所謂東廊西廊，蓋取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之意也。

5. 高力士傳 唐郭湜撰。此書記高力士一生事實。蓋高爲玄宗忠僕。當天寶盛時，高侍左右，承貴妃之歡；及安祿山反，隨駕至蜀，備嘗艱苦。後還京，賊臣李輔國專權，阻隔玄宗肅宗之間，力士以盡心事玄宗，遂被輔國竄謫巫州，後玄宗肅宗相繼崩，力士亦哀痛以沒。書中所記，皆實錄也。

6. 梅妃傳 唐曹鄴撰。書中記梅妃之事。妃姓江，名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見采蘋，國色也，因選之入宮，頗邀玄宗寵幸。妃善屬文，性情淡泊，極愛梅，因賜號梅妃，當時長安之大內大明興慶三宮，及東都之大內上陽兩宮，宮女有四萬人，玄宗自得梅妃後，均視之如塵土。後楊貴妃入宮，妃遂失寵；妃悲身世之不遇，以

千金贈高力士，使詞人做司馬相如之長門賦，欲由以邀天子之意。高以畏貴妃之勢力，不敢奉命。妃因自作樓東賦。後立宗思梅妃，賜以珍珠一斛，妃不受而報之以詩。詩曰：「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祿山反，妃死于亂兵之手。清洪昉思之長生殿傳奇，其夜怨，絮閣二齣，寫梅妃，楊妃之爭寵，即根據于此。

7. 朝野僉載補遺三卷 唐張鷟文成撰。分三十五門，載唐朝雜事。洪容齋謂「僉載紀事皆瑣尾摘裂，且多媒語。」

8. 劇談錄三卷 唐康駢駕言撰。載唐世故事。

除上述以外，如李泌傳，同昌公主外傳，太真外傳，長恨歌傳，皆屬此類者也。

(二) 社會類

1. 唐語林十卷 未詳撰人姓氏。效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皆仍舊。

2. 芝田錄一卷 未詳撰人姓氏。敘謂嘗憩緱氏，故取潘岳西征賦以名其書，記隋唐雜事，總六百條。

3. 東城老父傳 唐陳鴻撰。此書記唐代鬥雞之風。東城老父即指賈昌也。昌能解鳥語，以鬥雞博立宗寵愛，號爲「神雞童」。書中寫賈昌于清明節在驪山溫泉宮中指揮鬥雞一節，極形容之妙，而賈昌去國失寵一段，尤有悽涼之感。當賈昌盛時，時人爲之語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金距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輿，父死長安十里外，差夫持道

挽喪車。于此可見當時之社會情形矣。

(三) 義俠類

1. 劍俠傳 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書中載車中女子，僧俠，京西店老人等共十有一人，皆劍俠也。而十有一人中以聶隱娘，崑崙奴兩篇最爲出色。聶隱娘唐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當十歲時，爲尼引至山中，授以劍術及各種武藝，後嫁磨鏡少年，時共乘黑白衛以出，其實則紙衛也。清尤西堂之黑白衛傳奇，卽以此爲粉本也。崑崙奴篇所載爲大歷中有崔生者，至一品之家，一品命妓紅綃款待之。臨別，妓送之出院，以手作勢，生領之；歸後思之，神魂爲之顛倒，然終不解其意，後問家中崑崙奴磨勒，始盡知其義。磨勒因負生入一品家中，覓紅綃，共負之出。其事實蓋由虬髯客中之

紅拂脫化而出也。其後明梁伯龍之紅線女，紅綃雜劇，與梅禹金之崑崙奴雜劇，皆以此爲藍本也。

2. 紅線傳 唐楊巨源撰。書中記紅線事，紅線者，潞州節度使薛嵩家之青衣也。善彈阮咸，又通經史，爲薛嵩司文書，號曰「內記室」。一時魏北節度使田承嗣欲攻潞州。薛嵩知之，計無所出，紅線遂于夜間用飛行術直到魏博，以探虛實，既至，入承嗣臥室，盜其金盒以歸，瞬息之間，往返行七百里之遙，及晨，承嗣起，覓金盒不得，大憂懼，會嵩遣使者齎還之，乃益驚異，承嗣遂罷用兵之議。

3. 劉無雙傳 唐薛調撰。書中記劉震女無雙事。無雙幼時，曾許嫁震甥王仙客，後以兵亂，彼此分離，無由成婚，時仙客有舊僕名塞鴻者，爲之探舅家消息，知無雙已被選入後宮，仙客聞之，哀號欲絕。

，因娶無雙侍婢採蘋爲妾。後仙客爲長樂驛吏。聞有宮女三十人入值園陵，須經是驛，仙客冀無雙或在其中，乃命塞鴻煎茶于驛亭以探之，果見無雙，復得俠士古押衙之助，設法使無雙死而取其屍以回，復灌藥以蘇之。後元吳瀟客有劉無雙歌，明陸天池作王仙客無雙傳奇，（卽明珠記）皆以此爲粉本。清李竺翁于煎茶一齣，易以侍婢採蘋，謂之煎茶改本。

4. 虬髯客傳 唐張說撰。說字道濟，又字說之，濟陽人，封燕國公，與蘇頌（封許國公）並稱爲燕許大手筆。是書記李靖于布衣時，謁隋司空楊素，共談國事，時有妓女紅拂在旁，知其爲英雄，卽于是夜竊投靖寓，同歸太原，途遇異人虬髯客，（卽後所稱風塵三俠）與紅拂同姓張，曾結爲兄妹之約，及與靖談，則大喜，稱其爲大將

之器。及至太原，因靖以謁李世民，退而謂靖曰，「此真天子也。」後盡出所有財貨寶物，悉與靖，且曰：「余本欲樹大功于此世，今真王已出，余無所用，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可致太平，君以不世出之才，宜善輔之。其後十年，東南十里之外，有異變突起，爲吾得志之時，君幸與吾妹瀝酒賀之。」言畢，乘馬而去，遂不復見。後世民起兵，李靖以客所與金，悉獻之。又李靖所有兵法，均爲客所傳授，其與靖約會之情節，與圯上老人試張良無異，蓋是書乃脫胎圯橋故事，虛構以成之者也。明張伯起之紅拂記，則又以此書爲粉本，蓋是書乃開後世「雜劇」「傳奇」之體裁也。除上述以外，如沈亞之之馮燕傳，雍陶之英雄傳，以及謝小娥傳，奇男子傳等書，皆義俠類之小說也。

(四) 誌豔類

1. 遊仙窟 唐張文成撰。書中自述奉使河源時，迷入神仙窟中，備受十娘，五嫂，兩女仙之殷懃款待；假神仙以述情事，文辭絢爛，間雜以俗話語氣；惟頗爲淫穢，後世淫書之多，此其作俑乎？

2. 章臺柳傳 唐許堯佐撰。此書記韓翃與柳氏愛慕事，事出孟棨之本事詩。天寶中，韓翃以詩名于時，其友李生有寵姬柳氏，慕翃才，竊屬意焉。李生知之，即以柳氏贈翃。後祿山事起，兩人遂分離；柳氏被蕃將沙叱利劫去，韓翃爲淄青節度使侯希逸之書記，及亂平，翃遣使者求柳氏，且贈以詩云：「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折向他人手。」柳氏得詩，大爲悲傷，因答之云：「楊柳枝，芳菲節，所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

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有許俊者，乘沙叱利外出，以計迎柳氏歸，使有情人重復相聚，蓋亦崑崙奴磨勒之流也。

3. 步非烟傳 唐皇甫枚撰。或稱非烟傳。步非烟者，武公業之愛妾也，以與青年趙象通，後事敗露，爲公業所笞死。此書後段，已涉及幽靈，可稱爲神怪小說也。

4. 霍小玉傳 唐蔣防撰。書中記李益及霍小玉之事。小玉，唐宗室霍王之庶子，淪爲歌妓，與李益相識，結白首偕老之盟。後益竟棄小玉，訂婚盧氏，小玉聞之，心痛欲絕；時有黃衫豪士，堅邀益至小玉家，與之一會，小玉見益，責其負心，舉杯酒酹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徹痛黃泉，皆君所致，李

君對君！今當永決，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
一乃引手握生臂，擲杯于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一文筆極爲哀
豔也。

5. 李娃傳 唐白行簡撰。行簡字知退，樂天之季弟也。是書乃記鄭生
與長安名妓李娃鍾情之事，與霍小玉傳大同而小異。要皆出色之作
品也。書中記李娃與鄭生初相識，卽彼此愛慕不捨，後生資用告罄
，姥意卽漸怠，設法遣之去，生乃流落爲歌者；會父至長安，聞生
流落，以爲奇辱，旣得生，卽鞭之曲江之邊，生一時氣蹶，父以爲
斃矣，遂棄之。後生遇救得蘇，乞食市中，適至李娃之家，娃見之
大慟，以繡襦擁而至西廂，放聲大慟，息絕而復蘇。後生發憤讀書
，理舉子業，登甲科，遂與娃偕老焉。元曲中石君寶之曲江池，明

代傳奇中鄭若庸之繡襦記，皆以此爲藍本也。

6. 會真記 唐元稹撰，稹字微之，河南人，與白居易齊名，號爲元白

。書中記張生與鶯鶯會合之事。按張生卽影微之之自身，而誣其表妹者。證之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及白樂天所作微之之母鄭夫人墓誌，卽可以知鶯鶯與微之之關係矣。宋元以來，以此爲粉本而作一傳奇「彈詞」者甚多，要以西廂記最爲出色之作。

除上述外，如房千里之楊倡傳，于鄴之揚州夢記等，皆爲誌豔之小說，不勝枚舉矣。

(五) 神怪類

1. 集異記二卷 唐薛用撰。集隋唐間談詭之事。一題古異記，首載

徐佐卿化鶴事。

2. 陸氏集異記二卷 唐陸勳纂。語怪之書也。凡三十二事，言大怪者居三之一。

3. 博異志一卷 唐谷神子纂。記唐初及中世事，序稱其書頗箴規時事，故隱姓名。或曰，名還古，而竟不知其姓，志怪之書也。

4. 柳毅傳 唐李朝威撰。書中記唐高宗儀鳳時，有儒生柳毅者，上試落第，欲回湘，邂逅洞庭龍君之女，遂入龍宮，成爲夫婦，後歸洞庭，遂成神仙焉。元曲選中之柳毅傳書，張生煮海，皆以此藍本也。

5. 離魂記 唐陳元祐撰。書中記倩娘與王宙事。初張鎰之幼女倩娘，許嫁于鎰之外甥王宙，兩人情好甚篤，後張鎰忽欲爲倩娘另嫁，於是兩人甚悲恨，後訣別上船。至夜半，宙不能成寢，忽見倩娘來船

中，且驚且喜，遂相偕赴蜀中，越五年，倩娘念父母欲回家，至則鎰大奇，以倩娘正臥病在牀也。時閨中病人，聞之大喜，盛裝出迎，不意兩女竟合爲一體。元鄭德輝之倩女離魂雜劇，卽以此爲藍本也。

6. 杜子春傳 唐鄭還古撰。子春爲周隋間人，家貧，後遇一老人，屢周以錢，其後子春訪老人于華山，奉其教，遂爲神仙。

7. 枕中記 唐李泌撰。書中記盧生邯鄲夢之事。盧生曾於邯鄲客舍，借仙翁之枕而寢，夢中歷經五十年之榮華富貴，及一枕夢覺，則黃粱猶未熟也。明湯臨川邯鄲夢傳奇，卽根據此本也。

8. 南柯記 唐李公佐撰。記淳于棼晝寢槐樹之下，夢入槐安國，而爲國王之婿，且統治南柯郡。按槐安國，卽蟻世界也。文中於淳于棼

夢覺後，踏查蟻穴一段，極有價值。其文曰：「……生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崇，遂命僕夫荷斤斧，斷臃腫，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卽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虛，嵌空異狀。中有一腐龜板，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狀，中有小土壤，高

尺餘，卽生所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披穴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視其蟻，遂不見，莫知所去。」後明代湯臨川玉茗堂四夢中之南柯夢，卽以此爲藍本也。

9. 酉陽雜俎二十卷 唐段成式撰。自序云：縫掖之徒，及怪及戲，無侵于儒。詩書爲大羹，史爲折俎，子爲醢醢，大小二西山多藏奇書，故名篇曰酉陽雜俎。分三十門，爲二十卷，其後續十卷。所記多譎怪，其標目亦奇詭，如天咫玉格壺史貝編尸窆之類。成式，文昌之子。

10. 乾牒子三卷 唐溫庭筠撰。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與李商隱齊名。是書序謂語怪以悅賓，無異牒味之適口，故以乾牒名書。

腴與饌同，字從肉，見古禮經。

此外如牛僧孺之元怪錄，李復言之續元怪錄，鄭處晦之明皇雜錄，白頭宮人，李景亮之人虎記，羅鄴之蔣子文傳，孫揆之靈應傳，孫恂之獵狐記，以及申宗傳，白猿傳，袁氏傳，任氏傳，妙女傳，神女傳，才鬼記，靈鬼志，靈怪錄，夜怪錄，物怪錄等，均爲神怪之小說，舉不勝舉矣。

上述五類，爲唐代著名之小說，然如李商隱之雜纂（一卷）所記均爲俚俗常談鄙事，可資戲笑，以類相從，今世所稱殺風景卽出于此。蓋後世「滑稽小說」之流亞也。如李匡義之資暇錄，陸長源之辨疑志，則爲供辨正之小說，又與上述各種不同矣。至唐代各種重要之小說，則爲唐代叢書，龍威秘書，五朝小說，唐人說薈所收，學者可取原書一

一流覽也。

唐人小說，不特如上述之各種專集，其于文集中亦往往有短篇小說雜於其間，如韓愈之毛穎傳，下邳侯革華傳，柳宗元之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捕蛇者說，皆極有價值之短篇小說也。而詩話集中，如孟棻之本事詩，范攄之雲溪友議，亦皆有小說之臭味也。

五代之時，干戈擾攘，文學凋零，小說之作品，亦漸寥落，其有小說價值之著作，則如徐鉉之稽神錄，沈汾之續仙傳，馮延巳之黑崑崙傳，高彥休之唐闕史，尉遲偓之中朝故事，王仁裕之開元天寶遺事，劉崇遠之金華子，杜光庭之錄異記，神仙感遇錄，墉城集仙錄等，皆為後人所稱道者也。

第五節 宋代之小說

小說至於宋代，風氣漸變，蓋宋以前，大率爲穠豔綺縟之文字，至于宋代，則開白話小說之先路；（輟耕錄謂宋有一戲曲唱，「譚詞說」）按「譚詞說」卽後之白話小說也。（永樂大典中有一平話」一門，專收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而口說之書，（今書已不可得見）今所傳宣和遺事，卽此類之書也。按宋自仁宗以來，國家閒暇無事，于是令臣下日進一奇怪之事，以爲娛樂，故小說得勝頭回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此宋代「平話」之所以盛也。惟以當時文學之士，上承漢唐之思想，仍以小說爲文人之餘業，茶餘酒後之談助，故于文學上猶未能佔重大之位置也。茲分述之于下：

（一）演義類 在宋代雖無演義類之小說，然譚詞說小說，實卽後世演義小說之始祖也。

1. 宣和遺事 爲南宋無名氏所作。書中記徽宗欽宗之事。宣和爲徽宗年號。當徽宗在位時，驕奢淫逸，自被擄以後，父子蒙塵，被囚于五國城中，備嘗辛苦，客死異域，用筆極委曲淒涼，而於秦檜力主和議，未能恢復中原，則尤深致憤慨。水滸傳傳宋江等三十六人之來歷，卽本於是書。惟書中文字，不盡爲白話，乃俗話而近于文言之作品也。黃蕘圃刊入士禮居叢書，爲「章回體小說」存于世之最古者。

2. 五代平話 此爲近年新出現之景宋殘本，實爲講史類之書，文體與宣和遺事相似，所記載者，爲梁唐晉漢周之軍談，惟梁史與漢史之下卷，均已散失。亦演義體之始祖也。

3. 京本通俗小說 此書亦最近出現之景宋殘本，書中略字俗字極多，

且均爲殘缺不全之零本，每卷中可全讀者甚少，惟自第十卷至十六卷之二冊，間有成篇之短篇小說，茲述之于下：

碾玉觀音

菩薩蠻

西山一窟鬼

志誠張主管

拗相公

錯斬崔寧

馮玉梅團圓

書中筆墨，與宣和遺事相仿，惟較爲瑣碎，亦南宋人手筆也。

此外如劉斧之青瑣高議，書中每條，亦以七字標目，如一張乖崖明

斷分財，回處士磨鏡題詩。一蓋與平話體甚相近也。

(二) 雜記類

1. 太平廣記五百卷 宋太平興國初，詔李昉等取古今小說，編纂成書，同太平御覽上之，賜名廣記。

2. 歸田錄二卷 宋歐陽修撰。其自序曰：『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又曰：『唐李肇國史補序云：一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記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異于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君子之志也。』

他如司馬光之涑水紀聞，邵伯溫之見聞錄，王彥輔之塵史，王銍之

默記，周密之武林舊事，齊東野語，葉夢得之石林燕語，皆雜記類之小說也。

(三) 神怪類

1. 夷堅志 宋洪邁景廬撰。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至四乙二十卷，大凡四百二十卷。書中多取廣記中舊事，所記均爲鬼神怪異之事實，後王質景文有夷堅別志二十四卷。

2. 青箱雜記十卷 宋吳處厚撰。記鬼怪之書也。

3. 洞微志十卷 宋錢希白述，記唐以來詭譎事。

他如何遠之春渚紀聞，王鞏之聞見近錄，張君房之乘異記，張師正之括異記，聶田之俱異志等書，皆志怪異之小說也。

(四) 誌豔類

1. 麗情集二十卷 宋張君房唐英編·記古今情感事·

2. 侍兒小名錄一卷 宋張邦基撰

3. 楊太真外傳 宋樂史撰

總上四類，均爲宋代之小說，其入文集中者，如歐陽修之六一居士傳，蘇軾之方山子傳，均極有價值之短篇小說也。

第六節 元代之小說

我國小說，至于元代，始行發展，且能一洗從前之積習，蓋其文辭，則全用俗語；其體例，則變爲章回；原原本本，爲長篇有統系之紀事；非如從前之短篇雜記，以一章一節取勝也。至元代小說，何以能驟然勃興，則以宋儒語錄，多用白話，至于元代，此風尤盛，朝廷詔誥

，幾無不用俗話；又以元代取士，有填詞一科，學者以時尙所好，于是盡廢其研究詩歌紀傳之工，而專事于傳奇演義。此小說之所以突進也。茲將元代小說中之最有名者，分述于下，其餘雜記短篇，雖有小說之價值，概略而不載焉。

1. 水滸傳 此書之作者，相傳爲元人施耐庵。胡應麟莊嶽委談云：「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然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紬閱故書于敝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自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某亦效之爲三國志，絕淺鄙可嗤也。郎瑛謂此書及三國志，並羅貫中撰，大謬，一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之理？世傳

施號耐庵，名字竟不可考。」

稱水滸傳爲羅貫中所著者，除郎瑛外，尙有王圻，其續文獻通攷云：「水滸傳，羅貫著。貫字本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按羅貫字本中，與郎瑛七修類稿稱羅本字貫中，則又異矣。

李卓吾本之水滸傳，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則水滸傳又爲兩人合作之本矣。按李卓吾本之水滸傳，謂之忠義水滸傳，爲百二十回本，亦有百回本者。周亮工書影云：「故老傳聞水滸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嘉定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

「金壇王氏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

金聖嘆於水滸傳第七十回評云：「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萬羣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觀此則又似施作而羅續矣。

鈕琇觚賸云：「水滸傳三十六天罡，本于龔聖與之三十六贊，其贊首呼保義宋江，紵撲天鵬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惟易尺八腿劉唐爲赤髮鬼，易鐵天王龔蓋爲托塔天王，則與龔贊稍異耳。」而宣和遺事中，亦有三十六人，且各有渾號，與水滸無異，殆編者根據宋史張叔夜征討梁山事，演繹而成。居易錄載張叔夜征梁山時之檄文，謂有能擒盧俊義者賞十萬，擒宋江者賞二萬，則盧之身價實高出宋之上；與水滸中宋江爲三十六人之首領，似稍有不同。然元

代雜劇中如黑旋風雙獻功，武松打虎，燕青博魚等傳，亦屢屢見之。
• 是則水滸之作，非全無根據者也。

書中自第一回至七十回，爲敘大罡星三十六員，地煞星七十二員之
離合聚散，而卒相會於梁山泊。七十回以後，則敘宋江等應朝廷招
諭，改節出仕，北伐契丹，南征方臘，功業雖大，而多數豪傑，均
先後凋喪，甚或有削髮出家，或有亡逃海外，而統領宋江，副統領
盧俊義，亦相繼斃于讒人之手；前半部何等生龍活虎，而此則寫窮
途末路之慘狀，何其先後不相稱，宜金聖嘆以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
驚惡夢爲結局，則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妙，而稱之爲天下第五才子
書也。

相傳施耐庵於著作之時，先畫三十六人不同之像，張之于壁，然後

刻意經營，一一描寫之，故能箇箇生龍活虎，而又各各不同也。

總之是書結構，氣概極爲偉大，有不可一世之慨，而文筆又極剛健，字字老辣，句句有力，描寫之工，無出其右矣。

2. 三國志演義 胡應麟曰：「施某既作水滸傳，其門人羅某效之，

而作三國演義。」郎瑛七修類稿云：「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

本貫中所編。」王圻續文獻通攷亦稱羅貫所編撰。是書大抵根據陳

壽三國志，並采裴松之注，及其他傳紀史注，而演述爲小說體裁；

但金元之時，曲日中已有赤壁鏖兵諸葛亮秋風五丈原等名；元曲選

中已有隔江鬪智，連環計等名，可見三國志之著作，非全無憑藉者也。

是書共一百二十回，始于宴桃園豪傑三結義，終于降孫皓三分歸一

統，金聖嘆極推獎之。清初諸將，以其爲軍談之小說，亦極力推獎之；其中隆中三顧，赤壁一戰，事既變化，文亦曲折，乃經營之筆也。然如胡應麟輩，則猶以爲鄙俚之書，殊不足稱述，則其見解，似偏狹矣。

羅氏除三國志以外，又有漢晉隋唐以來演義，詳記羅氏故事，揚其祖烈；惟都爲後人改削竄亂，莫可考矣。羅氏又有平妖傳一書，王縝山稱爲水滸之亞，其見重可想見矣。

上述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與夫雜劇中之西廂記，琵琶記，稱爲元代四大極作；而水滸，三國，則稱爲雙璧；若合之明代之西遊記與金瓶梅，則稱爲小說中之四大奇書。蓋水滸爲描寫社會之情形，與夫草野豪俠之狀況；三國爲描寫軍事之歷史小說；西遊記則爲神怪小說之傑

作；而金瓶梅則描寫下流社會家庭中瑣屑之事，惟太雜淫褻耳。

第七節 明代之小說

明代小說，「平話」之體最盛，然大都不著撰人姓氏；而明史藝文志所錄，亦皆爲瑣談雜記，而無平話體之小說，豈以其未著撰人姓氏，而卽不錄耶？按明代小說，大概爲雜記及談鬼說怪之文字：如雜記類，則有陶宗儀之輟耕錄，王世貞之觚不觚等書，異聞類則有祝允明之志怪錄，洪應明之仙佛奇蹤等書；瑣語類則有黃暉之篷窗類記，陳禹謨之廣滑稽等書；至若龍圖公案，則記宋包拯之判案；女仙外史，則記盡忠于建文之宮女；好逑傳，玉嬌梨，平山冷燕，則爲誌豔之小說。而鍾伯敬之開闢演義，郭勛（武定）之英烈傳，則爲章回體之小說；其中以西遊記與金瓶梅二書，尤爲有名之作品，茲述之于下：

I. 西遊記 西遊記一書，或謂係元代邱處機所著，或謂係明代吳承恩所作；但以後說爲可靠。

按邱處機，山東栖霞人，元太祖時之道士，所謂長春真人是也。嘗應太祖之聘，西遊佛國，經歷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千辛萬苦，以達雪山；其弟子李志常爲著長春真人西遊記二卷，然此乃紀行之作，非平話體也，蓋與今所傳本絕然不同也。

至若明代吳承恩所作之西遊記，則借唐名僧玄奘三藏入天竺求經之事，仿「章回小說」之體裁，以演述佛氏之旨，雖多談神說怪，卻又含冒險之精神也。

唐僧玄奘之事，舊唐書方伎傳中亦載之，著有大唐西域記，卽記入

天竺之始末也。又唐小說獨異志中，亦載有沙門玄奘入天竺之事；而歐陽修于役志中，亦謂于揚州壽寧寺經藏院之壁，畫有玄奘取經之圖；陶宗儀輟耕錄之「院本」名目中，有唐三藏之號；是則西遊記之著作，殆亦投世俗之好也歟？

全書分一百回，以「靈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始，以「一經回東土，五聖成真」終。書中述八十一難，以過火燄山孫行者與牛魔王大鬥爲最有精神；然全書之主旨，乃在說人間之性情，述解脫之方便，解釋幽玄之教理，強制意馬心猿千種萬態之情欲，幸而終歸解脫，得達彼岸；可見作者之妙想，與運筆之手腕，決非常人所能及也。

西遊記之後，其繼起之作，則有續西遊記，後西遊記，其評註西遊

記之書，則有悟一子之西遊真詮與悟玄道人之西遊原旨兩書，皆清代人之作品也。

2. 金瓶梅 是書相傳爲明王世貞所著。世貞字元美，自號鳳洲，亦稱弇州山人，太倉人也。或謂此書爲王氏之門人所著。蓋當嚴嵩專權時，世貞既恨其誤國，又恨嵩子世蕃殺其父王忬，故作此書，以罵世蕃之淫昏而多內寵；又或謂世蕃好閱淫書，世貞偵知其讀書時，每用指蘸唾液以翻書，故著此淫書，以投世蕃之好，而暗於每葉紙隅，染以毒藥，設法使其近侍進獻之，冀其中毒而死，幸世蕃早爲覺察，得不中毒。然皆爲傳說，未可全信焉。

顧曲雜言謂此書乃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他各有所屬也。

按金瓶梅一書，全篇百回，無所根據，僅取水滸傳中西門慶與潘金蓮之一段豔話以爲骨子，更添幾箇脚色，以描寫西門慶一家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凡下流社會家庭中閨閣之口吻，妖豔淫蕩之情節，盡情寫出，不稍掩蔽，誠爲古今惟一之「寫實小說」；一然以描寫獸欲，刻劃太深，亦爲古今惟一之淫書。

金瓶梅之續編，爲玉嬌梨，今名隔簾花影，（坊間所出之玉嬌梨，係另一種，非即隔簾花影也。）爲清代人手筆。

上述二種，與水滸，三國，稱爲四大奇書，至明代所著小說，則明史藝文志所錄，自宋濂蘿山雜言以下，凡一百二十七部，三千三百七卷，其多可想見矣。

第八節 清代之小說

清代小說，頗多出色之作，比之元代，更形發達；同光以前，雖仍不脫前人之窠臼，然同光以後，海禁大開，歐美小說，先後流入，小說界大受其影響，於是從前才子佳人神鬼劍俠之小說，漸有改革之傾向；然小說界之大革新，當在民國初元，俟于下節中詳述之。茲將清代小說之種類分述于下：

(一) 演義類

1. 紅樓夢 是書作者姓氏，無從而攷，惟書內記曹雪芹曾刪改數遍，

據多斷爲曹雪芹所撰。袁子才隨園詩話云：「曹棟亭康熙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卽余之隨園也。」

按紅樓夢，亦稱石頭記，因開卷中有云：「卻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

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棄在青埂峯下……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正當嗟悼之際，忽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到這青埂峯下，席地坐談，見著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箇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幾箇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攜你到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那裏去走一遭。」蓋卽暗指南京城，榮國府，大觀園，紫芝軒也。而南京城又名石頭城，此卽石頭記名稱之由來也。後有空空道人經過青埂峯下，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

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無才補天，幻形入世；上面敘著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無一不備。大旨不過談情，實錄其事，絕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抄寫回來，問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情傳入色，自色悟空，遂改石頭記爲情僧錄。

後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因書中俱爲談風情月債之事。其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中有云：「寶玉見是一箇仙姑，喜的忙來作揖……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遺香洞太虛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今知風月冤孽纏綿于此，亦以前來訪察機會，散佈相思，今日與你相逢，亦非偶然。』」而第一回中敘賈雨村因見甄家之婢，而對月有

懷，口占五言一律；是皆不離乎風月兩字也。

是書又名金玉緣，因書中敘賈寶玉之生，嘴裏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即通靈寶玉）薛寶釵之生，有癩頭和尚送一不離不棄，芳齡永繼一八字，命鑿在金鎖上，此即金玉緣名稱之由來也。

至紅樓夢之名稱，則因全書都與夢境相驗。在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中，有紅樓夢仙曲十二支及太虛境薄命司大廚中所見金陵十二釵冊，以及種種見聞，雖爲夢境，然皆與後來事相驗也。

其後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是書，計達十載，增訂刪改，凡經五度，於是分出章回，纂成目錄，題其名曰金陵十二釵。是書共分一百二十回，錯綜排合，以分配二百三十五男子，二百十

三女子，全書共九十萬餘言；以賈寶玉爲中心，而配以金陵十二釵，副以侍妾丫鬟二十四美人，更加以賈家諸公子及外家兄弟童僕等。全書結構，蓋以金陵十二釵之情話爲經，以榮國，甯國二府之盛衰爲緯，故能如線穿珠，各有脈絡可尋，然中間時日或有矛盾，前後或欠照顧，來歷或未盡明瞭（卷首有護花主人摘誤，可取原本參觀。）要皆白璧微瑕，不足爲病也。

是書有八十回本（今通行本）及百二十回本。船山詩鈔有贈高蘭墅詞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說紅樓。」注云：「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則紅樓夢一書，似非出自一人手筆矣。

紅樓夢一書，後人以爲影射清代之政治小說。曲園雜纂云：「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

：「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按雪芹父名寅，字子清，號棟亭，漢軍旗人，康熙中爲江甯織造，與成德有深交，故此說頗爲一般人所信也。

蔡元培有石頭記索隱謂係影射康熙帝廢太子胤礽之事。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寶玉，即傳國璽之義。賈府即僞朝之意；賈假音相同也。書中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且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又與漢字滿字有關也。

此外如王夢阮沈瓶庵于紅樓夢索隱提要云：「是書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董小宛）而作，兼及當時諸王旗女也。」然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中有附董小宛傳，已攷知其非矣。

又徐柳泉耶潛紀聞，亦謂紅樓夢一書，係記明珠家事，金陵十二釵，即影射清初江南學者朱竹垞高江村姜西溟諸人，近錢靜方小說叢攷中，亦以紅樓夢爲影射滿清之書；然則作者之於是書，決非全憑虛構可知矣。

紅樓夢既爲世人如此重視，於是紅樓續夢，紅樓後夢，紅樓夢補等書，先後而出，此外更有所謂紅樓夢詩，紅樓夢賦，紅樓夢贊，紅樓夢詞，紅樓夢譜，紅樓夢圖詠，散套，傳奇等書，皆不足重也。

儒林外史 是書爲全椒吳敬梓所著，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吳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放，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

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爲作傳。」

全書共五十六回，其書以功名富貴爲一篇之骨：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爲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爲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也。

書名儒林，迥異乎立虛荒渺之談也；曰外史，不敢自居于正史之列也。天目山樵序云：「外史用筆，實不出水滸傳，金瓶梅範圍，魄力則不及遠甚。然描寫世事，實情實理，不必確指其人，而遺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頻見。」

3. 十二樓 清李漁笠翁撰。皆爲短篇小說，長者亦不過六七回。所謂

十二樓者：合影樓，奪錦樓，三與樓，夏宜樓，歸正樓，萃雅樓，拂雲樓，十香樓，鶴歸樓，奉先樓，生我樓，聞過樓是也。

除上述外：如花月痕，淚珠緣，品花寶鑑，則仿紅樓夢而作也；如兒女英雄傳，七劍十三俠，七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則仿水滸傳而作也；如隋唐演義，岳傳，東周列國志，則仿三國志而作也；如隔簾花影，繁華夢，九尾龜，則仿金瓶梅一作也；如鏡花緣則仿西遊記而作也。如官場現形記，二十年日觀之怪現狀，則仿儒林外史而作也。至若今古奇觀一書，亦爲章回短篇，相傳爲清初之作品，或謂係明洪武勅撰之本，莫可考矣。燕山外史，爲陳蘊齋所撰。駢文之章回小說也。

(二) 神類

聊齋志異

蒲松齡留仙撰

閱微草堂筆記 紀昀曉嵐撰

池北偶談 王士正阮亭撰

子不語 袁枚子才撰

螢窗異草 施可齋撰

夜雨秋燈錄 宣瘦梅撰

(三) 誌異類

板橋雜記 余懷澹心撰

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撰

秦淮聞見錄 雪樵居士撰

淞濱瑣話 王韜撰

(四) 雜記類

觚臚 鈕琇玉樵撰

香祖筆記 王士正阮亭撰

虞初新志 張潮山來輯

春在堂隨筆 俞樾曲園撰

以上四類，不過舉其大略，其餘不能一一論列矣。

第九節 近代小說之趨勢

有清末葉，歐美小說，流入中華；如迭更司之「社會小說」，司谷德之「歷史小說」，赫葛德之「冒險小說」，華盛頓歐文之「滑稽小說」，先後傳入，於是林琴南等，相繼譯述，以享國人，而林氏首先譯述之書，則爲法國社會小說家小仲馬氏所著之茶花女遺事，一時頗受社會歡迎，惜乎所有譯本，僅能譯其內容事實與夫文筆結構，而于其

精采神韻，與夫作者主張，則未能一一寫出；且事實方面，亦間有謬誤之處，故近時頗有人攻訐之也。然其介紹西洋小說，使我國小說界開一新紀元，則其功不可沒也。當時除林氏外，尚有包天笑、周瘦鵬、鐵樵等；而創作小說則有三十三年落花夢（爲吾師金天翮所著，當時署名金一）等「章回體小說」，惟以其爲傳佈排滿革命之思想，致受政府之禁燬，今已絕版。

共和肇基，滬上小說家蜂起，著作之多，如雨後春筍，抽莖而出：演義小說，則有神州光復志，清代演義，清史演義，新華春夢記等；散文長篇，則有碎琴樓，雙杯記，黃金崇，斷鴻零雁記，蒙古旅行記等；半駢半散，則有玉梨魂，雪鴻淚史，孽冤鏡，鴛湖潮等；要皆不離乎章回小說之體裁。民國六七年間，更有「黑幕小說」發生，誨淫誨

盜，誘惑人心，小說界之墮落，蓋達極點矣。

自是以後，小說界漸有改革之傾向，有革除章回小說中之俗套者，如「卻說」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之刻版套話，均行廢除。又有不分章回，仿西洋小說之結構，文字或文言或白話，篇幅有長篇有短篇，然而描寫未能深刻，不脫乎記帳式之敘述，甚或向壁虛造，以意爲之，致貽人笑柄，（如李涵秋小說中有坐馬車出閶門城遊虎邱）蓋作者之思想，仍多以小說爲遊戲消遣之品，既無背景，又缺乏精細之觀察，其著作原因，猶不能脫名利兩字，故未足與言小說之進步也。

近數年來，法之莫泊三，英之蕭伯納，俄之托爾斯泰，那威之易卜生，其所著小說，劇本，經胡適陶履恭周作人瞿秋白等先後譯述。而研

究西洋小說學者，亦確能將西洋小說之優點，一一說出；而以前譯本之缺點，亦確能盡情抉出，於是全國小說之作風，爲之一變；從前一文以載道，「與夫「文人遊戲筆墨」之觀念，完全打破，而知小說爲藝術品之一種，描寫漸趨于忠實，結構亦漸趨于精勁，具哲理之背景，下精確之批評，遂漸合乎現代小說之趨勢矣。

近代小說之趨勢如何？曰由「浪漫主義」而趨于「自然主義」，「更由「自然主義」而趨於「新浪漫主義」是也。

何謂「浪漫主義」？曰歐洲在十九世紀以前之小說，大都崇尚古典，因襲舊法，描寫事實，趨于冷淡沉靜之途，而又含有樂天安命之思想，故當時小說，頗乏精采，自盧梭創「自然主義」以後，藝術界受其影響；於是小說乃傾向於本能，主重及簡性，廢高雅之古典，而趨於

通俗，另創新式的美文，狂放無羈，好爲新奇，如英之司各脫，法之布伯耳等之著作皆是也。我國可稱浪漫派之小說，則當推西遊記。

何謂「自然主義」？曰歐洲自十九世紀以後，受達爾文進化論之感化，與科學之進步，於是小說乃處處重寫實：如從前尙奇異，今則尙平凡；從前尙精神，今則尙物質；從前尙主觀，今則尙客觀；從前尙熱情，今則尙理知；從前尙理想，今則尙現實；受科學精神之影響，凡所描寫，務求合于人生日常生活範圍以內，而又有能解決人生生活之興味，故自然派之小說，文藝與人生有密切之關係，其描寫，不過人生片斷之事實，如法之莫泊三，弗勞伯，曹拉等之著作皆是也，我國之水滸傳，紅樓夢，及李涵秋之廣陵潮，皆可稱之爲寫實派小說也。上述二派，雖描寫俱求真實，然一則過偏于精神，一則過偏于物質，

二者各有所偏畸，於是「新浪漫主義」一乃應運而生。

「新浪漫主義」者，不以研究客觀之事實爲滿足，而用強烈之主觀力，以研究科學法則所不能及之神祕境界，雖似涉于夢幻，然非絕對不可實現，故「新浪漫主義」時代之文藝，爲一種情意之文藝，由客觀而返于主觀，非物質而趨重精神，惟其色彩，遠不如「浪漫主義」而一部分卻又合于「自然主義」者也。

第二章 研究小說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小說之要點

小說之發生，爲平民而發生也，故小說爲平民之文學；其文字多淺近而不用典故，其內容多爲細小之事實，無關乎經國大事；然抑知小說之爲用，與人生有重大之關係焉；我人試取小說而讀之，則喜怒哀樂

之情，不覺而自起伏于胸中，甚或與作者唱同調，表同情，而忘自身之我，以小說中所描寫之人物自況，自勉，自慰，其感化人心之魔力，至爲偉大也。故我人研究小說，斷不可再用「文以載道」之舊觀念，與夫「文人遊戲筆墨」之輕薄態度；當知小說爲人類生活之反映，並可以創造新人生觀也。茲將研究之要點，分述于下：

一、當知小說之變遷 我國小說，最初爲「寓言」爲「神話」兩種。至於漢代，始有「神怪小說」及各種短篇雜記。晉唐以來，其風更盛。及乎宋元，而有長篇「章回小說」之發生，於是小說界又開一新局面矣。元明以來，各種散文長篇，極爲發達，而駢文長篇，亦間有之，至於今日，則又盛行白話短篇小說，而尤注意于創作，此蓋由於時代思潮之使然也。

一當知小說與時代之關係 小說與人生有密切之關係，一切著述，皆爲人類生活之反映；故小說之爲物，足以代表時代精神者也。如秦皇漢武，好求長生，於是小說多談神誌怪之作品；元人入主中夏，不諳文理，朝廷詔誥，都用鄙辭，于是小說多用白話文字敘述；至於近代，階級制度，日漸破除，社會主義，續漸膨漲，於是小說乃由貴族而趨于平民；且以受科學之影響，始則由精神而趨于物質，繼則由物質而復歸於精神，以求兩相調和；凡當時政治，社會，風俗，人情以及學術宗教上發生之影響，於小說中無不可以見之；蓋小說中之描寫，處處真實；且又細小而無微不至，非如正史之僅記其犖犖大端；凡當時事實上一切之背景，與夫各箇人微細幽曲之隱情，無一不能用細膩之筆以寫出之，故小說可爲時代精神之代表

也。

一、當知小說包含偉大之思想與高尚之原理。小說之真精神，真價值，決不在事實之如何？全在乎小說中所表示之思想與其原理。蓋小說家之著作小說也：往往借一片段或全部之事物，以發揮其思想，而求得讀者之同調；或流露其感情，以求人生之圓滿；表面上雖為敘述一事，而其背景，則常有偉大之思想，與高尚之原理，流露于不知不覺之間，我人研究小說，苟不于此點著想，僅注意其事實，則真所謂棄其精華而取其糟粕矣。且小說之中，其描寫或為目前之事物，或為想像之事物，其所以能有永久之價值，而又能得到一般人之歡迎，即有偉大之思想與高尚之原理之故也。此吾人研究小說時所不可不知也。

一當審慎選擇小說之材料 我國小說，種類極多，然有小說之真價值者，則頗少也。甚或誨淫誨盜，非但不足以有益社會，並足以使風俗澆薄，人心傾向於邪僻之途；苟不審慎選擇，則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又以我國小說，極少真情流露之作品，與夫永久情緒之價值，若用嚴格的選擇，則又頗難；故我人于選擇小說之時，不得不定一標準，以爲取舍焉。所謂選擇之標準若何？一曰，思想當純潔高尚，二曰，見理當真實確切；三曰，描寫當精細優美；四曰，對於事物，當有真確之批評與指導或攻擊；五曰，對於古代小說，當辨別其真僞；凡此五端，爲研究小說者所不可不知也。

第二節 作小說之方法

小說爲藝術之一種，所以發表吾人之思潮與情感者也。夫吾人欲發抒

情緒，揭曉主張，固可用任何之方式，何必有一定之法程？曰，以小說爲發表人類意識之一種藝術，吾人雖不能任意規定一種方法，強人相從，然就前人所著之小說而研究之，則一若自有其一定不移之方法在于其中；是以近人研究小說，往往兼及其作法，以爲入門之途徑，茲擇其要者，分述于下：

一、作者之才能 作一小說，非可任意涉筆，毫不經意而成也。若欲求爲普遍而又永久有價值之作品；則凡作一小說，必根據真理以立言，有確定的人生觀，有豐富的想像力，就哲學上立論，以造成一種理想之世界；更必有豐富之經驗，真切之觀察，用主觀或客觀之態度，就其所見，而後可描寫成一維妙維肖之小影，確能將各箇事物之簡性寫出。總之作者欲成一有價值之小說，除真境以外，更必有

美的藝術。而小說之中，更必有一種無形的提倡，使理想變爲事實，或含有一種規勸之作用，使人人歸於正道，而受小說之感化。能如此，則小說爲不虛作，而作者之精力亦不致消耗於無用矣。

一、小說之結構 小說之優劣，全在乎結構，所謂結構者：就篇幅而言，則有長篇短篇之別；就形式而言，則有脚色，事實，脈絡，理論之別；由分析以至綜合，推原因以求結果；無論爲一人或一人以上之事實，其焦點必固定而不可移易，使人讀之，能有深刻的印象。如是庶可稱爲完美之小說。

一、描寫宜精細 小說最重描寫，凡一篇小說中，無論爲人，爲物，爲事實，以及人物事實自然之環境，均宜用真實之手筆，將其箇性特點精密寫出，不可稍事粗鹵或有忽略之處；如紅樓夢如水滸傳，書

中各箇人之箇性，無不一一寫出，使人閉目思之，亦能歷歷分明，如在目前；而紅樓夢之環境大觀園，水滸傳之環境梁山泊，亦能詳細敘明，不致全篇小說，無所著落，此非善于描寫，決不能至此也。

一、敘述之方法 小說純乎爲記述之體例，然同一記敘之體，其方法則又各別：一曰他敘式，即持旁觀態度，於書中之人物，凝神觀察，以寫出其離合悲歡之情，動靜語默之態；小說中此類作品，最占多數。一曰自敘式，即借書中主要人物之口吻，自述其所歷境遇事實，所抱思想感情，以及四圍之環境，而暗中表示出作者所抱之心理，此類小說，亦頗通行。此外則有用非主要人物之自述；然此法不多用之；又有用日記式或書簡式者，但小說中亦頗占少數。總之小說爲敘述之體例，我人雖可借小說以發揮自己之主張，或加評贊，

或加批評，然不可於中途插入自己之意見，以說出自己之主張；只能用間接之方法，于無形中說出之，蓋小說猶之戲劇，全乎幻景，只能令人於讀小說後，自生一種反映，而覺悟到一種真境界，斷不可由作者逕自揭破也。

除上述方法以外，作者所再應當注意者，則爲選材，命題，用字三者：選材精當；則描寫易成佳構；命題簡明，則讀者易得綱領；用字審慎，則文筆自見美妙。其次則當多行練習創作，多閱讀名著，且時取而研究或批評之，則小說自能日見進境。總之欲成一完善之小說，就實質方面而論，則爲：取材精當而無糟粕，思想高超而有中心之價值，情緒熱烈而能活動有生氣。就形式方面而論，則爲：結構精勁而有線束，描寫精確而活潑，文辭簡潔而有美感；凡此數端，學者苟能反

覆深思，則事乎而功倍矣。

第三節 重要之小說書籍

穆天子傳 郭璞註

漢武內傳 附錄外傳校勘記

列仙傳

西京雜記

博物志十卷 附逸文

世說新語 劉孝標世說新語注

拾遺記

異苑

以上各書，讀之可知六朝以前之小說情形，其他如神異經，十洲記

，洞冥記，搜神記，述異記，亦皆可一觀，惟都係偽書，學者不可不辨別也。

教坊記

明皇雜錄

酉陽雜俎

以上各書，讀之可知唐代小說之情形。

宣和遺事

歸田錄

太平廣記

以上各書，讀之可知宋代小說之情形。

水滸傳

西遊記

三國志

紅樓夢

儒林外史

鏡花緣

以上各種，爲章回小說中重要之書籍，學者讀之，可知元明清以來之小說情形。

上列各書，不過舉其重要者，且又限於古代；學者苟能再將近時名著或譯本，更旁及西洋作品，精心細玩，則登堂入室，亦所不難，世之青年，其勿河漢斯言可也。

說部常識終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八版

國學常識十說部常識（全一册）

○定價大洋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吳江徐敬修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本書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八日經內政部註冊領到執照八〇九號

分發行所

南京 長沙 重慶 漢口 廣州 廈門 梧州 杭州 天津 濟南 徐州 北平 哈爾濱 新嘉坡

大東書局

